

老屋

■ 明月清泉

我的老屋在大山深处，先辈们为何要选择在这种生存条件极为恶劣的地方繁衍生息？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寻找答案。

我没有做过考证，我想应该与躲避战乱、匪贼、饥荒有关，因为老屋几乎与世隔绝，大山包围、山高路陡、人烟稀少，唯一进山小路崎岖狭窄，坎坷陡峭、险象环生，兵和匪都不会来，加之可以烧荒垦地，先辈觉得安全又可自给自足，便在此生生不息。恒口至叶坪公路七十年代通车以后，从公路步行到老屋还要爬山涉水一个多小时，如遇雨雪天气，泥泞不堪，一步三滑，举步维艰，很难进山。

老屋是一个小院子，十几户人家几十个人几十间房子。在我记事的时候，老屋已是小桥流水、翠竹环绕、林茂草密、大树参天、鸡犬相闻了，但不通路、不通电、不通讯、不通邮，如同世外桃源。

老屋依山而建，两个四合院把所有的房子连为一体，有两面竹林、杉树林护村院落，一条小河把竹林、杉树林一分为二；有一面是坟山，大小坟莹十几座；还有一面是院坝，晾晒庄稼，乘凉闲聊。每家每户的猪圈、厕所建在前屋后，所有的石、瓦、木等就地取材，几处吊脚楼住人、堆东西、也养牲口，四合院的天井公用，哪家庄稼先收就那家先用，哪家有事那家先用，有事商量，和睦相处。前院后院都养狗，哪家吃饭了狗就往那家跑，在人吃不饱的年代，狗也瘦的皮包骨，经常是一条狗叫所有的狗跟着叫，有时候狗的叫声哀怨，就有人猜测又有谁要见阎王了。猫是家家户喜欢的，到了晚上，大小大小老鼠在楼上开“运动会”，咬家具、吃粮食，可恶至极，猫就发挥了作用，有时候猫也是寡不敌众，一任老鼠闹腾到天亮。在没有闹钟没有手表的时候，老屋的人全靠公鸡叫鸣来把握时间，鸡叫第一遍是什么时候，鸡叫第二遍干什么，都心里清楚，天亮要起来给孩子做早饭，特别是冬天，早饭吃了天还没有亮，我们经常十几个人打着火把上学，走在漆黑的山路上，唱的唱、吼的吼，响彻山谷，其乐无穷。

老屋的河边有一棵核桃树，树粗数米，数龄百年，每年都结核桃，分家时这棵核桃树没有分，在核桃熟时，两家人一起打核桃，多数是我和哥哥上树打，然后再

平分，核桃就挂在灶头上，来了客人才取几个，一直留着过待客。老屋周围还有苹果、桃子、李子、梨子等果树，都是各家各户的，我们经常晚上悄悄地爬到树上偷吃，被人发现了就跪，大人们骂几句就算了。竹林里有竹鸡，听大人说竹鸡晚上见了光就不跑了，我们几个小伙伴带上手电和弹弓，晚上悄悄钻进竹林打竹鸡，却总是打不准，无功而返。

那时候家里穷，吃不饱穿不暖，我经常和爷爷睡，爷爷把我抱在怀里哄我睡觉，我摸着爷爷的长胡子很快就睡着了，有时候还尿床，爷爷不生气，就把被子晒干，如果没有太阳就用火烘烤；爷爷喜欢喝酒，晚上睡觉前，爷爷从火塘上吊的篮子里取一块豆腐干，用菜刀切一小块，放到火塘里烧一下，温一小壶酒，爷爷用豆腐干下酒，爷爷也给我磨一小快，我一直嚼着舍不得吞。有一次爷爷带我去赶集，返回时月亮已升起来了，走到半路上，爷爷说丢了东西要回去找，爷爷放下背篓让我看着，山林里不时发出声响，我毛骨悚然，特别害怕，就躲到石岩下，爷爷什么时候回来的已记不得了。爷爷是在要过年的前几天去世的，我大概十二三岁，我和一个堂哥到山后面去买木炭，上面坡下一面坡，再上一面坡下一面坡，实在是又困又累又饿，我背着木炭坐在地上睡着了，听堂哥说喊都没喊醒，几十年过去了，爷爷经常在我的脑海里浮现。

老屋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就另选地方建房子，先后搬出好几家，但老屋的人气一直很旺。在我的印象中，老屋是总是黑的，墙面是黑的，地板是黑的，灶台是黑的，屋瓦是黑的，窗子是黑的，屋里到处都是黑黢黢的，包括吊桶、烧水壶等生活用品都是黑的，这些黑都是因为常年烧柴做

是天不亮起来，一直干到深夜，冬天晚上身上还结霜。在建房中我学会了砌石坎、打墙、提板、做瓦、挑土以及简单的木工。

房子前面、侧面是承包地，另外两面是竹园、柴坎，门前有一条小河，父母都是非常勤劳的人，把房前屋后的土地收拾的整整齐齐，庄稼一年比一年好。到了冬天，父亲就带我们在地里修田造地，几乎把所有的坡地都变成了旱平地，庄稼收成也高了，生活也大大改观。

我们姊妹三个上学，还有一个瘫痪的叔叔，没有经济来源，就靠父母不分白天黑夜的劳动，养猪、喂蚕、种地，卖了补贴家用，供我们上学，直到我们上初中以后能帮着干活了，家里条件才有好转。我上中专第一学期的学费300元，开学前卖了一条猪刚好够交学费。后来我工作了，哥哥在外打工，妹妹出嫁了，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团聚，那几年是父母亲最高兴的时光。

父亲常说：天天有客不穷，夜夜做贼不富。父母好客，家里又穷，为难的还是母亲，每次来客至少要六七个菜，要是菜少了父亲就不高兴。有一年暑假，来了几个同学，没有地方睡觉，我们就喝酒，酒是父亲烤的包谷酒，劲儿不大，没有菜就一盘接一盘炒酸菜洋芋片，我们喝了一个通宵，却都没喝醉。

我是村里第一个中专生，在老家的学校教书，再进城上学、工作，老屋没人住了，每年过年或清明节，我带儿子回到老屋，给儿子讲老屋的故事，很多房子没人住了就破烂不堪，我指着老屋给儿子说：这房子是你爷爷和你爸爸盖的，现在没人住了就倒了。儿子看到那些横七竖八的木料，对我说：爸爸，怎么不把这些木头送人，烂掉了多可惜。是呀，想当年这些木头都是从山上背回来或几个人抬回来的，看着曾经热闹非凡的老家变得如此凄凉，心里涌起莫名的酸楚，我想过不了多久，整个村庄都会消失。去年过了一趟老屋，一条沟的房子全腾退了，庄稼地里长满了草和树，进山的路荆棘丛生，我儿时的伙伴们在哪里？我砌的石坎坎在哪里？我那么多亲人在哪里？

老屋最多时近百人，时过境迁，就在二三十年间，老屋不存片瓦，看着我生活了二十年的地方，思绪万千。

漫步香溪

■ 翁军

城南有一景，七里香满溪。徒步香溪洞，宜快宜慢，疾步跨过三道门和天梯，漫步走过林荫小径，一动一静，心无旁骛，别有一番滋味。

“古洞仙踪”之谓的香溪洞位列金州古八景之一。逛游香溪洞，享受福洞天洞地，在闲情逸趣中，有“看诗、听风、赏花、清肺”的妙处。

诗意香溪，是安康的一张文化名片。通山路上的头道门，也就是“头天门”，石柱上正面镌刻：“南天门处望汉江滚滚东去扑前呼后，得月楼上听香溪潺潺流诉评古论今。”将香溪洞的地标和文脉，娓娓道来；背面写着“八仙洞奉八仙喜传五代佳话，七里香香飘七里笑迎四方来宾。”同样标明，香溪的来头。相传八仙过海的吕洞宾在此修道成仙的。香溪洞的洞，以纯阳洞而获名。纯阳洞内两壁摩崖上，名人骚客留下诗篇很多，“来往大千须半日，金州南岸有柴扉”“仙人已乘降龙去，羽士还疑化鹤来”“古洞深深碧障前，追踪共说有神仙”等名句，惟妙惟肖，玩味无穷。清朝兴安知府李德为该剧撰写了一幅很有意思的对联“偶款郑公烹火枣；常携郭灶炼金丹。”讲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那时侯金州一酒家，店主名曰郭尚杜，吕洞宾常去他那儿饮酒，三年从没收过酒钱，吕洞宾十分感动，就在他住的院子里的水井里投了一颗金丹，使水变成酒，就让主人财源滚滚，金钱让人变质，贪得无厌的郭老板最终散去“财气”，落入溪流，化成石人，被称之为枕流石。“枕流湍激”是香溪八景之一。移步“炼丹亭”，石柱上写着一幅酣畅淋漓的对联：何处觅踪丹灶犹燃万枫火，此间留胜迹香溪别有一洞天。如此汇集楚文化、秦文化、巴蜀文化于一身，兼容南北风格的诗赋，随处可见。

香溪听风，是一种幻化的感觉，或在突兀，或在幽谷，伫立远眺，放慢脚步，轻闭双眸，风声，就是美妙绝伦的天籁之乐，有小桥流水的丝竹，有澎湃汹涌的回涛，有云游归来的牧歌，有洗涤心灵的梵音，也有啾啾锣鼓的放歌……

四季有花，别致不同。香溪洞山上层叠叠嶂，山下溪流蜿蜒，山间野花香草，最常见最有名的花就是“香团刺”，也叫“七里香”，叶状如碗，枝条长刺，花呈黄白色，朵小多层，阳春三月，竞相绽放，花香浓郁，漫山遍野，花随水转，漫谷飘香，落花有意流水有情，一条清澈的小溪由此变成“香溪”。

清肺补硒，这是大自然赐予安康的福利。走过洞内的“驾云桥”，迎面就直插云霄的天梯了。依山就势，陡峭异常，登天梯寓意步步高升，游人和攀登者一口气到顶，绝非易事。爬天梯是一项非常好的有氧运动，不仅可以清肺，还可以补给空气中弥漫的“硒元素”，或在顾石盼石栏上形态各异的小石狮，或默数脚下的梯坎，一切烦恼，抛至九霄云外……看不够面相，数不清的脚步，记不住的浮云，在不回头的攀登中感悟了漫步香溪的奇妙。



遇见一棵树

■ 陈忠武

初春的某个清晨，与一棵树不期而遇。

汉滨区双子大楼前面的广场上，猛然出现的一棵树令我眼前一亮。那是一棵移植而来的常青树，枝叶上还残留着旅途的泥泞。之前这里是空旷的广场，除了四周点缀着几十盆冬青外，再无其它绿色植物了。一棵树的植入犹如神来之笔，视野瞬间活了起来。

那棵树子然一身，英气逼人，犹如清逸俊朗的美男子，深深吸引着路人的目光。那棵树高约丈余，笔直的躯干，撑开伞状的枝丫，绿得发亮的叶子，为树披上雅致的外衣。树虽初来乍到，但气质毫不逊色，比城里的树相比更具朴素之美。

那是我所熟悉的桂花树，老家的房前院后随处可见。那树不惧寒暑，能耐霜薄，几乎每个村庄上都能寻到它的身影。每年八月桂花盛开，沟沟岔岔一树树橙黄色的花儿格外迷人，醉人的花香要持续好长时间。

前些年，乡下的树进城落户成为一种潮流。我们村几棵粗壮的桂花树被树贩子瞅见，软磨硬泡使钱买走，连根拔起装车送进城。于是，城里到处都是标标致致的桂花树，郁郁葱葱立成一道风景线。

每天与桂花树碰面，见绿驻足，与绿相握，心随绿动，景由心生。恰似老友重逢，无拘无束，坦坦荡荡。生活中有树陪伴真好，桂花树成了绿色的知音。于是，心存感恩，感谢生命中的遇见。

每天与桂花树为邻，度过了一段开窗见绿的日子。或许是水土不服的缘故，慢慢地桂花树失去了往日的风采。柔韧的枝丫没了光泽，嫩绿的叶子少了水分，树梢上的新芽像受了委屈一样没精打采。

眼见着桂花树一天天消瘦，枝头的叶子逐渐变黄，浓郁的绿正一点点褪去。曾经神采飞扬的桂花树变得黯然失色，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为了挽救桂花树，人们张罗着给树挂吊瓶、浇水、培土、灭虫，为此倾注了极大的耐心。树的命运第一次让人如此牵肠挂肚。

然而，桂花树并没有好转的迹象，干瘪的枝丫由灰变黑，蛛网布满蓬乱的枝头。残存的绿色消失殆尽，泛黄的叶子纷纷枯萎，风吹过，叶儿离开枝头飘落一地。不到几天功夫，树上的叶子竟掉光了。

春天的脚步渐行渐远，生病的桂花树日渐枯槁。尽管如此，它却始终不曾放弃使命，毅然挺着骨骼，裸露着肌肤，站如标杆，稳若磐石。于天地间保持着固有的姿态，在夏日的酷暑中定格成一座雕塑。

桂花树病人膏肓，而我们却无能为力，内心充满了歉疚感。

盛夏的天气说变就变，晴朗的天空顷刻间乌云密布。那天中午，猛烈的狂风呼啸而来，小城又一次经历了严峻的考验，暴风雨过后，四处一片狼藉。令人诧异的是，广场上的冬青被打得东倒西歪，而那棵桂花树却屹立在风中完好无损。

向死而生的桂花树，以孱弱的身躯勇敢应对风雨的打击，始终不肯改变立立的姿态，始终不肯向命运低头。

某天清晨，我像往常一样来到桂花树下，令人欣喜若狂的是，青灰色的树干上竟然长出了几抹新芽。饱满的叶苞，尖尖的芽头，娇嫩的质感，暗涌着生命的律动，好像酣睡的婴儿被清晨的露珠包裹着。

接下来的几天里，那晶莹剔透的新芽儿越长越多。先是从小干上陆续陆续冒出来，后来又从树的枝桠上争先恐后钻出来，密密麻麻，挨挨挤挤。细小的叶儿，迎风飞长，不到半月功夫，就长成了一树葱茏。

桂花树又恢复了以前的样子，枝繁叶茂，葱翠欲滴。如果不是树上残留着几根干枯的枝条，谁也不会相信桂花树经历了劫后重生。

秋天来临的时候，广场上弥漫淡淡的花香。我嗅着秋风走过去，原来桂花开了。橙黄色的小花，金子般缀满枝头。那绚烂无比的色彩，蕴含着生命的光芒，是献给秋天最美的礼物！



王楠 摄

紫荆红色分外艳

■ 柯贤会

七一前夕，我们冒着倾盆大雨，只到大巴山深处的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成立地，缅怀英雄先烈、接受红色教育、重温入党誓词、传承老区精神、激发党员干部的爱党爱国热情，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切实树立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成立地位于汉滨区紫荆镇北边的紫荆河口，四面环山，峰峦叠嶂，奇石嶙峋，绿树滴翠，碧水如镜，抬头奇峰遮天，脚下清流潺潺，四处景象犹如百里面画廊，在云雾开合之间露出容颜，让人倍觉亲切。

守护纪念地的是一位老支书，人称领导有“方”的方荣朝，他在毛主席时代就担任村支书，在一次党的惠民政策指引下，他带领村民通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将一个寒山瘦水的贫瘠山村建成了一个美丽富裕的现代化新农村，老支书是一部活着的历史，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发展和走向复兴。

方支书介绍说，1936年8月，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由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命名组建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任命何振亚为军长、杨江为政委、杜瑜华为参谋长、沈敏为军委主席，于当年8月13日，部队在汉滨区紫荆镇举行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正式成立大会。这支革命队伍成立后，相继在秦岭南麓的安康、汉中和汉中结合部的10余个县的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仿效红军打土豪、分财物、救穷人，为劳苦群众谋利益，写标语、发传单、宣传革命、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历经大小战斗二十余次。该部队先后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以及解放湖北、湖南、广西等一系列

重大战役。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们跨过鸭绿江后打响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第一仗“云山战斗”，全歼美军王牌骑一师第八联队，“大振军威，大振国威，震惊世界”，后又南下收复平壤，智渡临津江，攻克汉城。因战功卓著，该部队主要指战员何振亚、沈启贤1955年被授予少将，杨弃在1964年晋升少将军衔。陕南人民抗日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安康的成功典范，在安康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壮丽的一页。

走进纪念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巨石上雕刻的“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纪念地”12个苍劲有力的大红字，参观的人顷刻就被吸引住了。沿着巨石后依山而建，曲折陡峭的台阶，就来到了纪念广场和纪念碑塔，广场占地面积4200平方米，主要展示先烈的先进事迹、活动区域和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题词，记载着历史昭示着未来。碑塔高15米，周身用银灰色大理石粘贴，在群山环抱中显得庄严肃穆。我们逐一观看了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瞻仰了英雄们的铜像，在高高的纪念碑塔前默哀，重温入党誓词，感受先辈们当年为国捐躯的血雨腥风的岁月。

不知不觉，天色将晚，我们意犹未尽带着不舍离开了纪念地，在回来的途中，我脑子里老是萦绕着纪念地塔顶上那颗闪闪发亮的红星和迎风招展的鲜红党旗，我想这是无数革命先烈们用生命和鲜血染红了它！

纪念地脚下匆匆流过的河水，流走的是时间，却流不走英雄先辈的红色基因，静静矗立的纪念碑，铭刻的是历史，是先烈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扎根于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中，代代相传！

洪山的树

■ 温洁

回了趟老家，拜访了几棵树。

老家洪山镇，隐藏在秦巴山的褶皱深处，栖息在凤凰山脚下，地处汉滨区西南角，因洪家山而得名。

老家树多。山上有树，地里有树，房前有树，屋后也有树。山上有树，就有了灵气。树长在山上，就有了依靠。山上栽有桑树、茶树、板栗树、核桃树，也有野生的栎树、桦树、枫树、杉树。树让山峦生机，山峦举树壮阔。回去，远远看到了树了，就是知道是到家了。

一棵菩提

菩提如盖百余岁，欣然静立庭院中。密密麻麻的墨绿叶子，层层叠叠，堆积在枝干上，犹如一把大伞，尽力伸向远方。院子四周被简单的厂棚包围着，院内堆放着刚刚收割的甜杆儿。

树下坐着一位老人，银丝蘸着岁月的风霜，紧贴在她的头顶，从她的红毛线帽子缝隙里钻出来，是那么刺眼。她的胸前系着酒红色围裙，手腕上戴着铁红色袖套，右手挥舞着镰刀，正在割甜杆儿的叶子。

她叫余用香，今年78岁了，赢弱的脊背自然地靠着红漆木椅的靠背。周围满是甜杆儿，未割的甜杆儿毛毛糙糙的，堆在她的右手边；已割的甜杆儿光溜溜的，堆在她的左手边；那些半黄半绿的叶子，轻轻地有节奏感地从镰刀口落下，落在她的椅子周围。

她的身边还有好几个老人，她们都在割甜杆儿。毛糙的甜杆儿一点点变得光滑，在菩提周围，泛着光芒，成为酿酒的原材料。

这个院子大门外，竖着一块牌子，上写安康市汉滨区洪山镇康曲酒坊。酒坊很年轻，才3岁，专为脱贫致富所建，酒坊的主人也很年轻，姓张，本村人。

看着眼前一个个正在煮料的铜色陶甬，一个个正在发酵的原木色大口樽，一排排排缸的铜色陶甬，一滴滴散发着热气的醇酒，让我一阵惊叹。那些甜杆儿就这样变成了“洪山小烧”，醉了山野，也醉了风月。我们来这里赏菩提树，也是品尝生活。

万亩油茶

一树树油茶横七竖八地从或平或斜的土丘上长出来，吸吮着凤凰山的乳汁，饱饮着天然富硒水，长势茂盛，花开正旺。

行走在茁壮的茶茶树丛里，轻轻地抚摸花瓣，就像抚摸婴孩的脸，嫩的经不起两个指头拿捏，却经得起寒风蹂躏，笑傲深山不知愁。

站在山顶眺望，眼前是一幅雾霭迷蒙的水墨画。我的导游是洪山镇党委书记，他用手指着远山或近树，讲述着油茶树的来历和故事，每一棵树都记得他的足迹。我们不约而同地在写着“贫困母亲肖自香油茶种植区”的牌子前驻足，“这是一位不同寻常的母亲，她用女人的柔韧和勤劳打破了贫困，她种油茶有了稳定的收入，今年全家顺利脱贫了。”镇党委书记边说边竖起大拇指。

两棵柏树

凤凰山下双柏村。这两棵古柏树，在五堰河畔伫立了七百六十多年。一棵高约三十米，树围约五米，另一棵高约二十米，树围五米四米。枝繁叶茂，五个手长的小伙子都围不住，已经载入汉滨古树名册。

走近双柏村，穿过一个门楼，高约一点八米，宽约一米。几片黑瓦依然遮挡着门楼的墙壁，青砖早已失了光泽。门楣上写着繁体的“双柏小学”，白色的排笔字，笔画粗拙，但清晰可辨。

我的眼前，浮现出肖妈妈瘦削的身子，高举锄头，披星戴月，躬耕于地，阳光下有她的身影，雨雾中有她的身影，她一年要走过那条曲曲的小路，她一年要走一千个来回，才换来这洁白如雪的油茶花，换来全家人衣食温饱，换来求学孩子的朗朗书声。油茶香了，肖妈妈老了，日子甜了。

我用心捕捉油茶树的美，吮到一种来自生命的鲜香，遗憾的是，因为下雨，我未能前去拜访这位质朴的母亲，但我在满园茶树丛中，仿佛已看到了她。